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李贵苍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李贵苍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编;李贵苍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ISBN 978-7-5325-5894-0

I. ①比… II. ①浙…②李… III. ①比较文学—文集②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0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6000 号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李贵苍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420,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5325-5894-0

I·2328 定价:6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嘉良	方卫平	刘彦顺	刘力坚	张涌泉	张 法
张先亮	吴泽顺	李贵苍	赵山奎	高 玉	聂志平
梅新林	黄灵庚	傅惠钧	葛永海		

总 序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始建于1956年,为学校传统优势学科。自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此后从未间断。2006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国家批准为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09年,被浙江省确立为一级学科博士点立项建设单位。该一级学科现拥有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两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良好的学术平台、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浓郁的科研氛围吸引了各地人才,形成了一支高职称、高学位、年龄结构合理、学科分布均衡、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占80%以上,博士比例近80%。在职教师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国家与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各1人,省特级专家1人,省功勋教师1人,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入选者1人,第一、二层次入选者5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7人,曾宪梓奖获得者3人。

本学科以教学为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使本学科专业建设迈上一个全新台阶。同年,荣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201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概论”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些国字号教学成果的取得,表明本学科的教学综合实力已位居全国先进行列。

本学科又以科研为重。历经几代学者的艰苦创业,已有丰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稳定发展的优势学科,并注重学科间的交融与贯通,逐步整合、凝练成多个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研究方向。

本学科以3个省级A类重点学科、2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追求“上层次、出精品”,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近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各1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17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3项、各部委项目及省社科规划项目68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新华文摘》、《中国语文》、《文艺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就发表论文59篇,在《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方言》、《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62篇,出版专著54部。获中国出版政府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7项,还有2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第一、二届原创出版工程。高层次、高水平学术论著的发表

与获奖,有力地提升了本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

浙江师范大学位于金华,这是一片具有丰厚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的热土。历史上名家辈出,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即生于金华(婺州),乃为婺学创导者、浙东学术文化之先驱,其学与朱熹闽学、张栻湘学鼎足为三,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南宋另一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则为金华永康人,其所创立的“永康学派”,力倡事功之学,志在通经达用,对近代经世实学有重要影响。宋元时期著名的理学学派“北山学派”亦出于金华,生于金华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被时人称为“北山四先生”,北山学派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朱子学派别。

金华历史上的这些前贤往哲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成为我们奋然前行的学术动力。重温昔日的学术情怀,以实证求其绵密,以思辨求其精粹,沐浴和感悟先贤遗风,足以温暖人心。

本论文集主要收入学科成员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这是对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成果的一次总检阅,意在见证成长、感奋人心、强化信念。金华北山巍巍,浙中文脉绵延。站在浩瀚的历史天宇下,面对全新的时代起点,将浙江学术文脉传承延展,发扬光大,正是吾辈的历史责任!

是为序。

主编
2011年3月

目 录

理论与现象研究

文学与自然的对话：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异同	李贵苍	江玉娇	3
英国后现代小说的时间艺术	王卫新		11
戴维·洛奇小说理论评析	王辽南		19
传记文学的移情问题探讨	赵山奎		25
论精神分析对传记真实性的影响	赵山奎		35
传记伦理及其现代转向	赵山奎		47
从玛乔瑞·帕洛夫的《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 透视美国诗学的新走向	鲍秀文		55
论玛乔瑞·帕洛夫在《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中的当代美国诗学批评	张 鑫		64
浪漫主义的游记文学观与拜伦的“剽窃案”	张 鑫		73
探讨 T·S·艾略特的“秩序”理论	江玉娇		81
T·S·艾略特诗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动态 ——重新探讨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溯源	江玉娇	李贵苍	90
探讨 T·S·艾略特的“自我意识本体论”	江玉娇		97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	高 玉		105
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的民族视角	李贵苍		116
大众文化心理与种族“他者化”：傅满洲现象分析	李贵苍		122
清末民初日语文学的汉译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付建舟		132
论翻译与晚清社会变革思潮的契合	蒋 林		147
关于近年赛译《水浒传》研究的反思	唐艳芳		152
论《圣经》对《浮士德》的影响	王辽南		161
诗人眼中的“基督教社会理念” ——T·S·艾略特的社会批评探讨	江玉娇		169
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取向	王辽南		175
对欧洲认同的几点思考	张生祥		186

作家与作品研究

与时间游戏,和死亡对话

——评马丁·艾米斯的《伦敦场地》 王卫新 195

试论《长日留痕》中的服饰政治 王卫新 205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 鲍秀文 张 鑫 213

向上喷的瀑布

——戈尔丁《教堂尖塔》的生态寓言 王卫新 220

《城堡》：“反懂”的文本与“反懂”的欣赏 高 玉 228

论《城堡》时间的后现代性 高 玉 238

冲击尘世最后的边界

——论卡夫卡的死亡想象 赵山奎 246

通过父亲写自传

——卡夫卡《致父亲》解读 赵山奎 258

移民文学的文化多重性和世界主义倾向

——解析奈保尔及其作品的精神实质 王辽南 267

母性原则：异质文明交流的新途径

——论托尼·库什纳的《居家人/喀布尔》 范焯辉 275

苦难宿命与“家”的召唤

——《荆棘鸟》寓意分析 王辽南 金燕萍 282

不可能之舟上的英雄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对英雄原型的解构 张 鑫 291

存在与荒诞：《骨》中唐人街的时空政治与华裔的主体建构 李贵苍 冯 洁 298

附录 近十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员论文索引 305

理论与现象研究

文学与自然的对话： 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异同

李贵苍* 江玉娇*

随着多元人文主义发展的困境不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质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受到重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在欧美和我国几乎同时诞生了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和视角——生态文学批评。概括地讲，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既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突破和发展，也是对人文主义局限的反思和回应。到20世纪的90年代，正如帕特里克·墨菲在其生态批评专著《文学、自然和他者》(1998)中精辟指出的那样：“多元人文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原来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鼓励个性成长和学术多元化的努力，现在则滋生了一种放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人们不愿做价值判断或者干脆采取意义‘不确定’的立场，常常导致对文化价值的争论浅尝辄止。”(Murphy 3)墨菲没有勾画出多元人文主义在美国完成其使命后文艺理论可能发展的前景，也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学者们采取“不确定”立场的思想根源，而是对学术界面对重大问题回避做出文化价值判断的相对论态度提出批评，在暗含着呼吁学术界寻找新的问题并进行探讨的同时也暗示着学术界要承担起新的使命，以保持批评对原则和正义的坚持。其专著的书名表明他找到的新的问题就是重新认识并确立人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对于一个文学评论家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就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与自然的长期对话关系。

从理论角度思考，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是英美学术界在寻求理论突破时的必然。其次，欧洲和与欧洲文化同源的美国在自然写作上有着深厚悠久的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欧美文学中一个传统主题，生态批评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渊源。再次，在最近几十年间，环境保护意识在英美不断增强，不断向社会各阶层扩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用特里·吉福特(Terry Gifford)的话说：“1988年春季，撒切尔夫人走向了绿色；1991年夏天，国防部走向了绿色；到1992年，连女王也走向了绿色。”(Gifford 2)于

* 李贵苍(1958—)，男，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曾于《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理论动态》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独译或合作译著20余部，专著有《文化的重量：解读现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猫头鹰学术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主持项目有“北美华裔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2009年教育部哲社规划项目)、“新牛津美国英语词典(NOAD)双语数据库建设”(上海译文出版社横向项目)等。

* 江玉娇(1964—)，女，湖南茶陵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诗歌和比较诗学研究，曾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国外理论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撰写专著两部：《〈荒原〉话语蕴藉研究》和《诗化哲学——T·S·艾略特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规划课题一项、省厅级课题两项。

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政策推动,英美学术界终于找回了“自然”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主题,从一个新的视角发展多元人文主义,并结合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开创了生态批评这个全新的批评视阈。我们因此可以说,生态批评是后人本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后现代主义寻求突破的必然。今天,它的队伍不断壮大,其发展高歌猛进,引起了不同学科的重视。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学等等概念的探讨和争论持续而激烈。这种现象的出现,用生态哲学家麦茜特的话说,是因为“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科学。”(Gifford 2)就文学批评而言,凯特·里格比做了这样的判断:“生态批评目前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实践。”(阎嘉 194)

英美的生态批评滥觞于 20 世纪的 70 年代,如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根据季秀明的研究,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基本与英美同步,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是“中国文艺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内一项方兴未艾的研究。”(季秀明 55)她经过详细查阅和统计,发现“从 1978 年至 2008 年上半年,生态研究文献共 1 272 条。”(季秀明 55)她的研究还发现:“批评方法、批评家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但是批评、论述的基本都是:定义重要概念,梳理批评历史流程。阐释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季秀明 58)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该文列举的十大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论文中,几乎看不到对基本概念探讨和界定。譬如说,所定义的重要概念中并不包括“自然”这一最基本的生态批评概念。如果我们认可当代的世界生态文学批评发轫于英美,壮大于英美,两国的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成就也最高,占领着世界这一领域发展的前沿,那么,从学理上讲,我们必须追根探源,了解研究英美的自然观、环境观、生态观,研究什么是“自然写作”和“环境写作”,区分什么是“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本土化、理论化和个性化发展。因为,概念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基本元素,是人们思维的基本单位和形式,同时也是命题的基本元素。反之,含混不清的概念只能带来使用的随意和结论的似是而非,甚至导致对概念的随意亵渎。另外,就生态批评在我国的研究现状而言,澄清概念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在介绍和研究英美生态批评的文章中,“自然”、“环境”和“生态”这三个基本概念常常是混为一谈的。就文学批评的对象而言,“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似乎成了可以相互替代的术语,似乎其内涵和外延是一致的,因而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李素杰在《生态文学批评: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一文中认为:“在美国学术界,生态文学批评以多种名称同时出现,常见的有 ecocriticism、ecological criticism、ecopoetics、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green cultural studies、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等等。但无论称谓如何,其研究的对象和宗旨都是一致的,即阐释自然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发掘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李素杰 90)以上认为生态批评、生态诗学、环境文学批评、生态文学批评、绿色文化研究、环境文学仅仅是变换概念而已,似乎他们之间没有规定性的本质区别。无独有偶,刘玉在《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中也认为:“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也称‘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或‘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名称不同,内容大同小异。”(刘玉 154)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界影响最大的鲁枢元先生在其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谈到环境文学时认为:“各个地区的叫法不同,如日本叫‘公害文学’、美国叫‘荒野文学’、中国台湾叫‘自然写作’,国内的普遍的叫法是‘环境文学’。”(鲁枢元 204)由于生态文学批评在国内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大量的研究文献和学术术语的集中引入,难免产生概念的含混和解读的滞后的现象,但区别这两个术语却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本文尝试达到的目的。

纯粹从经验主义出发,我们也知道,不论中西,其自然写作几乎与各国的文字一样古老。这是因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一词,本来就含有农耕的意思,就与自然和人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就世界范围而言,神话、史诗、经文和文学典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了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自然观,其“自然写作”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概而言之,“自然写作”亘古有之。另外,“自然写作”涵盖“自然文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从发展历史上讲,先有“自然写作”而后有“自然文学”。从文体上讲,“自然写作”可以是深邃的哲理论说,可以是关于自然思索的随笔、观感、游记,还可以是像《水经注》那样既具有极高科学价值又包罗万象的地理学著作。尽管我们今天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自然写作”,但我们不能将它们等同于“自然文学”,尤其不能等同于“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由于其表现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共同主题,又由于“自然”在这类作品中常常是表现的主体,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交错关系,我们最多只能说许多典籍和“自然文学”中包含现代的环境意识或者生态思想。

“生态学”一词的出现则是在近代,是人们的自然观念和科学观念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后学科分类需求的结果,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由此可见,自然和生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生态学”一词首先由德国动物学家厄内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创造,他将其定义为“是关于自然经济的知识,研究动物与其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有机体环境的全部关系。此外,还研究动物与其他动物和植物因为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而产生的友好和恶意的关系。一句话,生态学研究达尔文所指的物种为生存而抗争的条件所形成的全部复杂的依存关系。”(Stauffer 143)尽管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今天的“生态”或者“生态学”的定义十分繁杂,但都认为其研究的是所有生物间的全部关系。既然是全部关系,那理所当然地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有机体的依存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甚至还应该包括因为人的不负责任而对自然和环境的债务偿还。

不可否认,在没有生态学这个概念之前,或者确切地讲,在生态批评确立其学术地位之前,西方笼统的“自然写作”中包含有“自然文学”和现当代意义上的“环境文学”的成分,但“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在概念上还是迥然不同的,犹如“自然”和“环境”是不同的概念一样。二者概念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就文学批评的意义而言,二者的联系是紧密的和复杂的。譬如说,西方的经典《旧约》中就有大量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和表现,在生态批评之前,人们只是把它当作“自然写作”的一部分,但只有在生态批评兴起之后,我们才会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它,并发现其中的生

态思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圣经》中关于人与自然的描写是“环境写作”或者“生态文学”。用林恩·怀特的话说,希伯来的创世故事“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还坚持认为,正是上帝的意志,才使人类为了自己的正当目的而剥(掠)夺自然。”(阎嘉 194)这里,“掠夺”一词语足以说明他的解读是当代的,是后现代的,也是典型的生态批评视角的解读。他所暗含的立场就是呼吁西方文化应该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长期债务,并追踪西方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的根源,同时呼吁人们追求在新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社会正义,平顺二者的对立关系。同理,荷马的史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对其做生态解读。但归根结底,“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1990 年由罗伯特·芬奇(Robert Finch)和约翰·艾尔德(John Elder)主编的《诺顿自然写作文选》有九百多页的篇幅,收录的主要是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探险家和作家的散文作品。纯文学的诗歌所占比例极小。于是,公认为自然诗人的威廉·华兹华斯没有被收录,而他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的随笔却收录其中。罗伯特·弗罗斯特没有被收录,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随笔收录其中。入选的原则似乎表明:“自然写作”突出的是自然界科学性的一面。2001 年,托马斯·里昂(Thomas Lyon)修订并出版他主编的《这片神奇的土地:美国自然写作文选》,收录其中的主要是科学意味浓厚的实地考察报告、探险和旅游指南、自然史随笔、个人的乡野生活记录等。因为作者的收录标准是建立在他关于“自然写作”的定义之上的。他认为:“不论以什么样的文体表现自然,自然写作的主旨是有见地传授关于大自然的事实。”(Lyon 21)可见“自然写作”的外延更广阔,包含着各类文体的纪实作品,但主要以关于自然史方面的写作为主,突出非虚构性和科学性,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因此,纯文学意义上的“自然文学”仅占很小的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堂·契斯(Don Scheese)认为“从其强调科学性而言,‘自然写作’就是自然史的后代。”(Scheese 6)按照这样的定义和标准,《水经注》是“自然写作”,而非“自然文学”。

限于篇幅,我们仅在此试图澄清英美的“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异同。墨非在其专著《纵身原野:自然写作研究》中对“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从文体、内容表现方式和结构特征三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区分。他认为在文体上二者主要以诗歌和虚构作品为主,但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表现方式和结构特征方面。具体而言,“自然文学”包括诗歌和虚构作品两类,又以“观感、田园诗、乡村哀歌、家庭和园林、人与动物的关系”的诗歌为主。在小说方面又以“体育故事、动物故事和寓言、地区小说、荒野经历、探险和游记、农村和农场生活、科幻”为主。以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内容而言,“自然文学”的结构特征主要体现于“虚构性、意象、情节等等;作品的内容围绕个人经验、历史事件和人生经历”展开。“环境文学”在表现方式体现于“所观察的危机、强调乡土生活的价值观、呼吁换种生活方式、遭遇‘他者’、环境危机和解决办法、保护荒野、乡土生活的衰败、文化保护、荒原、乌托邦、臆想”等;环境文学的结构特征表现为“虚构性、意象、情节、转换

主题、自我意识、呼吁政治和伦理价值”等等。(Murphy 11)

这样的分类是生态批评研究中的首次,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关注的重点在于“虚构”和“非虚构”的分类标准上,不同文体间重叠的部分较多,不论从内容的呈现方式还是文本结构上,二者的本质区别还不是很清晰。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墨菲分类的基础上,从作品所呈现的自然观念和环境观念以及两类作品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从作者对所描写对象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从而在更本质的方面对二者做出区分。

“自然文学”突出其文学性、虚构性和审美效果,以抒情性见长,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但以田园诗为主,表达的是作者和一个民族因为长期的人文教化所形成的自然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英国最有名的早期田园诗歌应该是菲利普·悉德尼的《*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和埃德蒙德·斯宾塞的《*The Shepheardes Calender*》。两部作品发表的时间都是在16世纪后期。前者沿袭古希腊的阿卡迪亚(Arcadia)自然观念,连作品名字都十分明显,其中的“自然”主要是指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美德蕴涵于自然之美之中。后者受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集》(*The Eclogues*)的影响十分明显,不仅寄情于山水,而且认为高尚的道德情操根植于田野中的一草一木,因为季节更替受惠于神灵的恩赐。此后,在英国,诗人不断以田园诗的形式延续并丰富着这些基本的观念和关系。而在美国,其英语自然文学自清教徒登陆以降,以描写和体验“荒野”生活为主。到英美的浪漫主义时期,自然文学在诗歌和戏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都创作了大量的带有田园色彩的作品,其影响极其深远,并“形成了影响环境文学发展的一个传统的文体”。(Murphy 19)从发展顺序而言,先有自然文学,后有环境文学。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基础,后者是随时代的变化而来的。前者是传统,后者是传承和发展。

就其创作原则而言,自然文学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但以表现二者的和谐与依存关系为主。正如美国批评家格伦·罗夫(Glen Love)总结的那样:“田园诗表现的就是和谐与妥协。”(Love 202)在以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学中,典型的自然文学赞美田园和乡村生活,以平实细腻的语言描写自然风光,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渲染大自然愉悦身心、启迪心智和荡涤心灵的审美特点。这类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我们常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即作者笔下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融入了作者的自然观念,起到了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的审美效果。自然文学常常表现恬淡清幽的意境,描写的自然景物与人达到了物我契合的情境,其审美效果是即景会心,浑然天成。

在这样的创作原则之下,“自然”在自然文学中常常被赋予了格外的审美价值和作用。不论是以田园生活和乡村生活为主的英国的自然文学,还是以荒野经历为主的美国的自然文学,文学化了的“自然”就是意趣、宁静、神秘、淳朴、典雅和秩序的代名词。纵身田野或者置身山水之中成了作者无限向往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创作原则同时反映了作者对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冷漠、无序、虚伪和复杂性的再认识。大自然既是人们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对象,也是安抚和接纳人们疲惫心灵

的避难所。英美的自然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普遍的主题就是逃离城市生活,呼吁“回归”自然。典型的英国诗人是华兹华斯,而典型的美国作家是梭罗等。逃离的前提是对工业社会的厌恶、反思和不妥协,逃离的目的地就是大自然或者乡村,逃离的原因是因为理想化了的大自然具有至少五种审美功用,如英国批评家罗杰·赛尔斯(Roger Sales)归纳的五个“R”：“避难所”(refuge)、“感悟”(reflection)、“拯救”(rescue)、“安魂”(requiem)和“重建”(reconstruction)。(Sales 17)当代美国作家比尔·布洛德(Bill Broder)也强调自然对人的宽容和安抚作用。他写道：“因为我感到社区生活压抑和虚伪,我逃离了。自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Broder 9)人们逃离工业化社会,投身自然,因为这样“能掩饰或者回避严酷的时代矛盾”。(Raymond 61)其实,我们还发现,华兹华斯、拜伦、梭罗、爱默生、弗罗斯特、斯奈德等作家的作品,不仅蕴涵着深刻的哲思和身世之感,甚至将自然拔高到人的精神所在的程度。在许多英美的自然文学作品,自然在展现其宽容醇厚的一面的同时,它还是一切生命和意识的发源地,因为人在自然中才有可能将自己的存在融入到自然的宁静之中,人们在这“欲辨已忘言”的时刻得到的不仅是感悟,还有尊严和归宿感。从这个意义上讲,英美的自然文学承载的是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自然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其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繁华胜景”的“昔日”的景象,其最典型的意象表现的是优美、典雅、淳朴和秩序为主的主题。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作者保守或者怀旧,也并不表明今非昔比是历史事实,而是表达了历代作家追求秩序、纯朴、简约、心灵平静、道德升华与和谐的愿望。一般而言,大自然在自然文学中是美的化身,是人们欣赏的对象,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性。自然文学倡导人们体验自然、感悟自然并感激自然。在自然文学中,有时连死亡都失去了它恐怖的一面,如黑塞的《在轮下》中,死去的汉斯“静静地躺在黑黝黝的河水里,慢慢地沿着山谷顺流而下。他已经摆脱了恶心、羞愧和痛苦。黝黑的河水在戏弄着他的双手、头发和发白的嘴唇”。(赫尔曼·黑塞 156)

由自然文学传统中衍生而来的环境文学,由于其描写和思考的对象同样是自然和环境,因此,自然文学的主要审美特点在环境文学中同样存在,这也许就是导致人们交换使用两个概念的原因之一。如果说二者都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在自然文学中,这种关系上基本上是一种相互包容、平等、和谐的静态关系,其文学表现手法以抒情为主,而环境文学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其文学表现手法以反思和批判为主。这里所谓的动态关系就是指一种非线性的复杂多变的、非机械的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对这种动态依存关系的揭示和探讨是生态学的,以文学体裁表现这种共存互惠关系的作品是环境文学的基本特征。在环境文学中,“自然”尽管并未完全失去其愉悦心灵和启迪心智的作用,但已经从人的“避难所”变成需要人来保护的对象。因此,环境文学不再是以人为本的,而是以自然为本的,以生态平衡为本的。它很少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行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呼吁改变人的行为,谋求确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环境文学关注的是环境与人类生存的直接关系,由于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恶化,环境文学就审美情绪而言,其基调是焦虑和担忧,甚至是愤慨的。强烈的情绪反映的是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不计后果的经济发展模式、无视伦理的技术进步、毫无精神价值取向的市场主义、拜金主义驱动下的消费主义、缺失理想的实用主义等做出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其内容大多是围绕环境破坏和人类灾难展开,反思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种种“人祸”背后的原因,呼吁人们承担起对自然的道义,探讨如何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的转型中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尤其是直接的生存环境的关系。瑞秋·卡森(Rachel Carlson)的《寂静的春天》和日本作者 Ishimure 1990 年出版的英文小说《苦海里的天堂》就是环境文学的典型代表。

墨菲在谈到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区别时写道:“自然文学就其描写或者分析而言,是浅尝辄止的,而环境文学是深刻明了的,即自然文学停止的时候正是环境文学开始的时候。”(Murphy 57)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文学是自然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如果说自然文学是抒情性作品,表达的是一种愿望,那么,环境文学与同时代的工业和社区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建设规模等有关,表达的是对环境的关切并呼吁人们承担对环境的道德义务,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前者以作者为中心,而后者大多以自然或者环境为主体。前者表现的是人与自然认同的单纯性和单一性,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秩序和平静,而后者表现的是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关注的是新的秩序的建立和如何建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还将持续下去,环境文学创作会呈增长的趋势,因此,区分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异同不仅有利于文学创作,也能深化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繁荣的文学创作必将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甚至会促使我们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不仅要问人类需要怎样在地球上生活,而且要问人类应该如何与地球生活在一起。

参 考 文 献

- [1] Broder, Bill. *The Sacred Hoop: A Cycle of Earth Tale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2. 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只在文后标注作者和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下同。
- [2] Gifford, Terry. *Green Voice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5.
- [3] Ishimure, Michiko. *Paradise in the Sea of Sorrow: Our Minamata Disease*. Trans. and Intro. Livia Monnet.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4] Love, Glen. "Et in Arcadia: Pastoral Theory Meets Ecocriticism."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3(1992):195-207.
- [5] Lyon, Thomas. *This Imparable Land: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Minneapolis: Milkweed Editions, 2001.
- [6] Murphy, Patrick. *Fa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0.